二零二零年十一月,我們一家到郊野公園散步:我、我的母親、我的父親、 我的丈夫和兒子。

兒子根本不願出來的。他年幼,不明白健康的重要,只喜歡在家看電視,聽 到要走山路就覺累。我說,正因如此,更應該外出走走。公公婆婆也說,活動活 動,要活就要動嘛。兒子信服地點點頭,便去換鞋子。他現在很聽我們的話,希 望他長大了仍然受教吧。

風和日麗,金風送爽,初秋的楓香樹已換了紅裳。我與丈夫牽著兒子的手, 踏在黃葉織成的步道上。小傢伙突然跳起並叫起來:「起!」兒子雖然胖,畢竟幼 小,自然也輕,我與丈夫一人一手把他半提在空中,落地時黃葉四散,兒子樂呼 呼的。公公婆婆挽著手走在後方,看到後都笑了。

兒子一路上都蹦蹦跳跳的,公公婆婆走得雖慢但因路程頗長,未幾大家都累了。坐在郊野公園的長椅上,眾人稍事休息。婆婆替兒子抹滿身的汗,我張羅小吃,丈夫與公公終可脫下口罩喝水。好一個疫情,令大家坐困愁城。難得有機會外出舒展身心,人人都一洗眉宇間的陰霾。小傢伙才剛用酒精搓手,就把我拿出來的提子一大把的塞進口中,他扁著咀說:「提子有一股消毒藥水的味道!」在陽光下,我們都笑了。

回程時我們乘小巴離開。小巴車廂較高,父母步履蹣跚,上小巴時他們一手抓著鐵扶手,一手重重搭在我手臂借力;兒子幼小,我要把整個小人兒抱上車。 坐在小巴上牽著丈夫溫暖的手,但手上仍感到父母及兒子身上的重量,久久未散。 我想起莫懷戚《散步》一文。這也是我的整個世界吧?

適逢多事之年,疫情嚴峻,世事難料,我們能做的,就是擁抱彼此,活在當下。